

白蓮徑



白 蓮 涇

著 錚 廷 張



蔡元培題 柳亞子校 洪超編選

中學學生文學讀本

本書係編者本過去中學教學經驗，廣收當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合格編選而成。全書編制，共分六冊，一、散文集，二、應用文集；三、小品文集；四、創作小說集；五、翻譯小說集；六、詩歌戲曲集。這樣編制，一方面便於各校採作正式課本，同時又能適合自修者的需要。全書六冊，每冊實價一元。

白蓮涇

實價大洋五角

著者 鄭宏述
張廷錚

過立先

發行人 高 垵 書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印刷者 協新印刷公司
上海麥根路四號

七三五弄第三十號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中學 生書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出版

上海中學生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中華書局西首)

中學生叢書

- 中學生讀書指導(上) ·50
-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 ·50
- 中學生作文指導(上) ·50
- 中學生作文指導(下) ·40
- 中學生反日指導 ·40
- 中學生婚姻指導 ·40
- 中學生問題 ·50
- 中學生文學 ·40
- 中學生日記 ·40
- 中學生遊記 ·40
- 中學生生活 ·40
- 中學生書信 ·30
- 中學生創作(上集) ·60
- 中學生創作(中集) ·60
- 中學生創作(下集) ·60
- 中學生翻譯 ·60
- 中學生小說作法 ·40
- 中學生小說(長篇) ·60
- 中學生小說(短篇) ·60
- 中學生戲劇 ·40
- 中學生童話 ·40
- 中學生音樂 ·40
- 中學生圖畫 ·40
- 中學生演說 ·40
- 中學生談話 ·40
- 中學生小品 ·40
- 中學生隨筆 ·40
- 中學生故事 ·40
- 中學生室詩 ·40

中學生辭典

- 中學生百科辭典(詩) 1·70
- 中學生百科辭典(平) 1·20
- 中學生文藝辭典
- 中學生人名辭典

中學生文學讀本

- 一、散文集 1·00
- 二、應用文集 1·00
- 三、小品文集 1·00
- 四、創作小說集 1·00
- 五、翻譯小說集 1·00
- 六、詩歌戲曲集 1·00

中學生文學叢書

- 她的肖像 1·40
- 中國民歌千首 1·20
- 退路(雷馬克著) ·70
- 女兒 ·60

中學生學術叢書

- 社會科學概論 ·20
- 倫理學概要 ·50
- 社會學綱要 ·50
- 中國新史綱 ·50
- 中國社會思想史 ·30
- 中國資本主義史 ·30
- 資本主義批判 ·30
- 世界經濟論 ·30
- 新的作文法 ·50
- 讀書法入門 ·15

中學生創作叢書

共出廿冊 每冊三角

- 一、雲情
- 二、追求
- 三、微笑
- 四、湖邊
- 五、弱者
- 六、心痕
- 七、失蹤
- 八、回家
- 九、往事
- 十、雨天
- 十一、燈光
- 十二、塞外
- 十三、月夜
- 十四、故鄉
- 十五、林中
- 十六、榮歸
- 十七、母親
- 十八、野
- 十九、誓約
- 二十、血跡

日文新書

- 標準日華辭典(精裝) 2·3
- 標準日華辭典(平裝) 2·0
- 日語漢譯辭典(精裝) 2·6
- 日語漢譯辭典(平裝) 2·0
- 速成日語讀本 ·7
- 速成日語文法

其他新書

- 現代日本講話 ·7
- 文藝雜誌 ·2
- 愛的文庫 1·2
- 初夜的知識 ·6
- 戀情與情詩 ·6
- 夫婦愛的創造 ·4
- 女學生結婚指導 ·4
- 女學生戀愛 ·7

(本書局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第一輯 祖橋集

前奏曲	一
殘霞片片	二
托花的雲	三
喘息的星光	四
沉沉的	五
懺悔錄	六
枕衣	八
送別	九
遠離吟	一一

銷魂曲	一二
情之靈種	一三
燕子含去紅英	一四
願作鴛鴦	一五
夜行	一六
恨	一七
花鴉	一八
寄還	一八
故國行	一九

虛無之歌	二〇	薄市的屢華	三五
殘英	二一	沉默	三六
簾櫳外的月	二二	曇華曲	三七
訕笑與媚笑	二三	闌珊曲	三九
我妬忌天	二四	葉底豔裝	四〇
白提吟	二五	給錚	四一
離愁的歸宿	二六	致荔	四二
相思令	二八	矜持的以太	四三
玻杯的悼歌	三〇	臨歧口占	四四
旅館的黃昏	三三	莫再	四五
銀色圈圈	三三	寧使	四九
感懷	三四	征雁	五〇

第二輯 水葬集

忠魂底悲歌……………五二
 若問……………五六
 誠然……………五八

蟋蟀之歌……………六一
 消逝的戀……………六四
 寄月……………六六

驪歌……………六七
 柳溪行……………六九
 別了西湖……………七一
 採棉歌……………七一
 紫花曲……………七二
 血潮……………七四
 哭與笑……………八〇

電車上……………八〇
 快樂爲什麼這樣少呢……………八一
 青春的水葬……………八三
 祭亡第……………八五
 惜別離……………八八
 搖帽……………八九
 翻黃了口角的笑……………九〇

第三輯 璐荔集

寄重遇湖畔的姑娘……………九一

流浪的肉影……………九八

電蛇……………九九

古寺和街心……………一〇〇

月映碎銀的屋頂……………一〇〇

夜悄悄雜碎……………一〇一

她住在人煙沒有的地方……………一〇三

古橋……………一〇四

安娜白李……………一〇六

山之聲……………一一〇

當我們倆分離了……………一一一

給一個迷路的孩子……………一一五

中秋……………一二一

且慢慢的……………一二三

塔……………一二四

給懿……………一二四

月……………一二五

沙……………一二五

永生門……………一二七

春痕	一二八	我回來了我的故鄉	一六二
夜眺	一三一	開心	一六六
韓之歌	一三三	暮年	一六八
夜的湖上	一三六	去到那裏	一六八
給豆娘	一三八	晨之巡	一六九
我	一三八	晚湖行	一六九
黃昏的流人	一三九	人們	一七一
青燈引	一四一	月	一七一
賣大餅的哀歌	一五〇	車中	一七一
憶故鄉	一五二	海濱	一七二
如今	一五四	普陀道上	一七二
送別	一五五	宿莽	一七五

小橋	一七七
秋	一七七
賀辭	一七八
濯洗	一七九
憶東坡	一八〇

心心曲	一八二
交響曲	一八四
尾聲	一九〇
在千步沙	一九一
天津姑娘	一九三

前奏曲

白蓮徑上，

六里橋邊；

同消蝕我們

錦瑟的~~~~

華年，瓣瓣！

以往的高談雄辯，
都恍如飄渺雲烟！

鐵馬金戈，

傷心勞燕；

二月烟花，

參差誰剪？

倩詩魂，
~~~~~

重攜手，  
絲絲！

## 殘霞片片

從海角吹來一陣暴風

無端襲擊平靜的

太空，將絳紅色的

雲霞撕成片片，

像天女的散佈瓊花，

飄飄地，落向人間。

我會拾起這零落的殘霞，

脈脈含情地問她

曾否感到紅情的惆悵與驚訝？

但得到的回覆祇是

無言的沉默，

露淚的昇華。

## 托花的雲

她飛舞的裙裾像一朵雲，

雲底頂端烘托着一朵花。

幽靜的氛圍吹來春底暖氣，  
春底暖氣保護這生的奇葩。

## 喘息的星光

喘息的星光，彷彿曾遭  
鏖戰的鋒芒。天馬行空  
地橫衝直闖。透出凌雲  
悲壯的旋歌豪慷！

在灰白色的戰場，夜底  
惡魔銜枚地疾走西方。  
銀河已殺得血流漂杵，

東方浮拂着殷紅的霞光。

## 沉沉的

在這沉沉的古城，

沉沉的古城底沉沉的夜裏。

透出了一絲絲新的氣息，

新的氣息給予沉沉的氛圍以新的戰慄。

新的戰慄造成了新的顫動，

新的顫動透進了我底心胸。

像游絲底高駕長虹，

心胸的反映是情緒的真空。



懺悔錄

姊姊

讓過去的

過去能

種種的

無關

永遠！

疑，

妬

矜持

姊姊

羞

快

沉默

的鍾情

如何能

交流感應。

的利刃

險些兒

斬斷情根。

讓過去的

過去罷

將來呀

珍重

Amen!

## 枕衣

弟弟

這兒，遠寄你的

是親製的枕衣。角落裏

曾繡起一朵薔薇，

願你的魂夢兒飛，飛！

弟弟

枕着，頰兒相依

但願你莫要亂飛，繡着的

這朵粉紅的薔薇，

坐落於枕衣的西面！

## 送別

皓月的姣容被捲入蒼灰的雲色淒迷，  
微笑的星星似在譏嘲着青春的受欺；  
紅情的惆悵橫亘在飽受創傷的心靈，  
萬籟無聲的夜裏倉忙走送卿的遠離。

月餘的歡聚造成這片刻昏迷的臨歧，  
珍重地串起這久已儲藏晶瑩的淚珠，  
滾滾地奪眶而出的淒清晶瑩的淚珠，  
似早經先我倆而得悉這命運的淒其！  
讓我倆的身體再作片刻親切的連繫，  
讓我倆的紅唇再作一度強烈的相依；  
無情的怪物就將馱着你身遠離我去，  
汽笛的鳴聲奠定了半載長期的清淒！  
纏綿淒切的叮嚀我自當竭誠地接受，

珍重前途的祝詞須永遠地心頭銘記。  
願似水的韶光如會聚般地曖曖逝去，  
當茂肇云暮的晨光在這兒遙望卿歸。

遠離吟

月迷離，

心依依；

傷別不成歡，

酸淚濕襟衣。

春將歸，

人遠離；

但願花長好，  
來日重相攜！

### 銷魂曲

涼如水

月如眉

走送卿卿

出郭相偎依！

情如醉

意如迷

別了卿卿

歸途風襲衣！

## 情之靈種

將萬縷離情裝進玻璃底瓶中，  
讓它在中間優游徘徊地蠕動。

有如蠶絲的綿長無盡，  
有如長虹的伸展騰空。

謹送你這美麗的情之靈種，  
願你攜帶珍藏在行篋之中。  
當曉風殘月寂寞的晨光，  
它會引你進團圓的甜夢。



## 燕子含去紅英

燕子銜去了零落的紅英，

構成她們底香巢。

於愛的溫馨中，

偷度着良宵。

不像麻雀一般的唧唧，

也不像烏鴉一樣的嗥叫，

更不像梟鳥一樣的牢騷。

愛的沉默在溫馨的香巢。

# 願作鴛鴦

願作鴛鴦，

不羨神仙。

青色的團霧迷漫

住洞口，這淒清

如何過得慣，年年！

願作鴛鴦，

不羨神仙

形影相隨在碧澗  
的天池，這甜蜜

永恆的過着，綿綿！

## 夜行

慘淡的燈

伴我，過疏疏的寒林。

行伶，

夜的淒清！

鬼火螢螢

隨我，像串串的幽靈。

寒心，

夜的顫驚！

恨

恨，丁香空結！

去去

行行，

倍增悽切！

今宵

殘夢回時，

流瓦

孤淒清月。

這相思，

何日

能填？

那堪

重憶！

## 花魂

微弱的花魂守住點點的殘英，  
零落的香骸再不許暴物侵凌；  
猶笑的風姨忽又把殘英吹散，  
飲泣的花魂更不知何處棲尋！

## 寄遠

紅肥綠瘦，

遍地殘黃；

丹砂偷鍍，

血染寒霜。

人去後，

雁翱翔。

斜陽外

烟樣迷茫！

## 故國行

聲似杜鵑凝咽，

夢隨斷雁飄零。

故國山河破碎，  
風聲鶴唳心驚！

舉頭東北浮雲，

碎揉殘片鱗鱗；

回顧滿樓風雨，

誰能協力同心？

## 虛無之歌

魂夢歸來，

痹疲的眼展開，

牀頭的花葉扶疏。

忙用手去攀，撫，

但結果祇是虛無！

手虛無，

心虛無，

夢也虛無，

月光頻照着虛無！

## 殘 英

當初，

將鮮花插向銀瓶，

原想，



培養脆弱的柔情。

剎那，

已變做片片殘英，

無那，

淚珠兒洒向銀瓶！

### 簾櫳外的月

簾櫳外，月團圓，

羞偷窺着塵寰。

魂，飄浮在

曲折的欄干。

夜，盤桓於

碧海的沉瀾。

羞，偷窺着塵寰，  
簾櫳外，月團圓。

### 訕笑與媚笑

月兒被浮雲擁入懷抱，

羞答答地。

星星在旁訕笑，

渾忘了自家的渺小。

月兒擺脫浮雲的懷抱，

重整雲鬢。

姍姍移步嬌嬈，

星星又在歡迎媚笑。

## 我妬忌天

我妬忌天，

在曉色的朦朧中，

天占有着

這態態惶惶的西子。

坦着胸膛，

迷醉於天的環抱。

分不開那兒是天，

西子與天結成旖旎的連環，

迷亂於淺白的一片。

是靈的結合的象徵？

是肉的交流的表現？

我妬忌天！

## 白堤吟

在晨的帳幔中，

驅車於白堤的

坦道上。凌雲駕霧，

奔向洞天。

渾忘却了

人間！

## 離愁的歸宿

離愁已找到歸宿，

銷聲匿跡在秋心。

圍着串串的紅淚，

穿起絲絲的紅情。

串串的紅淚，它，  
沉重的鐵環凝成。

絲絲的紅情，它，

遲鈍的蚯蚓蠕行。

稚弱的心，如何

經得起鐵底消沉？

稚弱的心，如何

受得慣虫底侵陵？

靜待花月底良晨，  
細摩我心底傷鱗。

### 相思令

天與多情，  
復遭多別。

坐想

行思，

翻來

覆去，

幾曾有

一夜安眠？

看銀光

偷描窗紙！

秋色揉心，

更覺

銷魂難止！

千里外

伊人，

風姿

殊昔否？

.....



緣何不答？

風月應知。

## 玻杯的悼歌

象徵心情的水綠色的玻杯，

已粉骨殘身地，支離破碎！

撫摩着，這無從撫摩起的

傷痕……怎禁得不淚珠兒

紛紛……淒楚地埋首長悲！

並不是因爲式樣的玲瓏，

也不是悲傷毀滅的慘酸，

更不是珍惜價值的難賠；  
爲的曾鐫着以往的歡情，  
紀念的心碑！

她會端盛好濃郁的佳釀，  
纏着我，定要同我碰杯；  
水綠色的杯盛滿了紅茜，  
水綠的心情也裝滿芳菲。  
往事祇堪悲！

當命運之神叫我倆分飛，  
你拿去吧，水綠的玻杯，

且作爲以往歡情的心碑。  
你強笑着有含淚的悲悽。  
栖惶長遠離！

閉暇的晨光總捧起玻杯，  
凝眸默想那逝去的芳菲；  
含着，莞爾地味着佳妃，  
浮着桃色的雲記起親嘴。  
歡歡何日歸？

象徵心情的水綠色的玻杯，  
已粉骨殘身地，破碎支離！

撫摩着，這記載着歡情的

心碑~~~~怎禁得不淚珠兒

紛紛~~~~淒楚地埋首長悲！

## 旅館的黃昏

昏眩的眼，浮着紫色的雲，

音波裏盪漾着淫娃的笑紋；

夜的紫影偷偷地籠遍地角，

透壁的風流敲碎流浪的心！

## 銀色圈圈

深漏盡，

夢魂歸；

寶枕斜欹，

空留鬢影，依稀！

魂微醉，

眼迷離；

○ ○ ○ ○

銀色圈圈蓮步移！

### 感 懷

春花秋月循環，

恨人人

離散  
無還！

那更堪

香色

撩人，

翠翠紅紅開遍！

## 海市的蜃華

海市的蜃華像是生命底樓台，  
愛情的樂園中遍地儘是塵埃。  
袖底的乾坤埋沒心中的宇宙，

滄桑的世變幕幕地儘量安排！

希望的基址原是片片的爛泥，  
爛泥的片片構成希望的址基。  
要想在這爛泥中紅遍了花枝，  
剎那的繁華只是永恆的歎歎！

## 沉 默

沉默得像一池的滯水，

永沒有魚蝦的跳躍；

雖西風代我牽引紅蓼，

引起的只是憂愁的微笑。

沉默得如幽邃的深潭，

永沒有些兒的聲響；

但却有蛟龍底裏潛藏；

記濫起那一片儘是汪洋！

## 曇華曲

珍重

這絕代的容華，

休負

這一現的奇葩。



不像

那亂墜的天花，

輕易

顯示色相矜誇。

迴殊

那循序的枝椏，

嫣紅

自會爬上新芽，

逝去

徒然留着吁嗟，

認清

祇有剎那繁華！

闌珊曲

闌珊，

風吹飄搖垂柳，  
雨打飲泣殘花；  
物猶如此，  
堪嘆瑯琊！

闌珊，

飄搖垂柳風吹，  
飲泣殘花雨打；

紅顏消逝，  
遺恨天涯！

### 葉底豔裝

花，祇是葉底豔裝

臨風，婀娜

誘眩，迷惶

欺陵着肉眼的短光

欺陵着肉眼的短光

濃郁，繁華

沁脾，芬芳

花，祇是葉底豔裝

給 錚

錚，聽說你已經還鄉，

湘水的清流

當不會像

海上的迷茫？

可曾碰到過

哀歌的英皇？

多情的，定會

增加你底感傷！

# 致荔

你，謳歌西子；

你，咀咒天竺。

淒寂的心

可曾找到歸宿？

荔呵，你心中

棲遲的陰沉萬綠，

是否，需要着

鮮花一簇？

# 矜持的以太

矜持的以太間隔分離着

熱情的電子，

潛在的阻力

無端使奔放的情焰棲遲。

禿的花枝，不堪回首於

以太的矜持，

熱情的電子

已差以毫釐地背道分馳！

## 臨歧口占

莫要癡癡地望，——

我臉——並沒有些兒異樣；

有話~~~~何妨儘量地講，

有意~~~~何妨儘吐衷腸。

莫滾沉默占據着空間。

莫使話匣橫互在胸前；

何妨儘吐衷腸——

這臨歧，臨歧片刻的晨光。

## 莫再

莫再在金迷紙醉中享樂，

莫儘管卿卿我我地談情！

知否，鮮血已濺上衣襟？

知否，河山已漸次淪沉？

敵人需要着我們的鮮血，

去培養他們大和的精靈；

要奪去我們錦繡的河山，

以現實他們武士的憧憬！



莫再徘徊，莫再遲疑！

我們那皇皇箕子的後裔，  
在鐵蹄下飽受亡國悲淒，  
端等着我們去援手同飛！

他們援救的明燈已將毀滅，  
他們希望的彼岸已將頹圮；  
堂堂華國也竟飽嚼着蹂躪，  
濟濟衣冠也將沉淪爲奴隸！

莫再遲疑，莫再徘徊！

整個底民族已上了斷頭台，

端等待着倭奴的一聲令下，  
登時身首分離滾滾落塵埃！

部分的試刀接二連三地開始，  
整個的屠殺無日不可以重來；  
三日之中可封鎖覆滅我全國，  
彼倭的雄心安不令我們驚駭！

無聊的驚駭於今已是徒然，

彼倭判定我們的命運雖是辛酸；

但，祇要我們知道這辛酸，

將倒的狂瀾也決不會無從救挽！

誰都要做個堅強的中流砥柱，

挽回補救這將倒的狂瀾，

從鉄血中得到一線光明，

從辛酸中創造化合幸福的蔗甜！

先救出堂堂華族的精靈，

扶持弱小，同登平等自由樂境；

時代的青年呀，莫再遲疑！

這兩肩的責任，已是非輕！

莫再在金迷紙醉中享樂，

莫儘管卿卿我我地談情！  
知否，鮮血已濺上衣襟？  
知否，河山已漸次淪沉？

## 寧使

甯使滿蒙滿地蒙遍血跡！  
與厚雪堅冰，化成鋼鉄！

保衛這大好河山——  
林木重重，鑛山疊疊！

莫讓倭奴施展高駝木屐，  
越我雷池竟爾猖狂強劫！

努力搏擊！任憑他

軟語甘言，彈臨槍脅！

## 征雁

你，南來的征雁，

緣何帶着血腥？

爲何這樣淒清？

爲何恁地惶驚？

錦繡的河山已被淪沉？

故你戰慄地前來報警！

倭奴在東北恣意屠城？

故你淒清地帶來噩音！

雁呵，莫再呶呶長鳴！

雁呵，莫再膽戰心驚！

厄運雖已降臨，

前途自有救星！

如今，用得着鬥角鉤心，

如今，用得着短戰長兵！

掉轉鎗頭，向前拚拚！

還我河山！休再侵陵！

## 忠魂底悲歌

慘霧迷雲，  
迫走惜別的愁暉，

烈士底忠魂本早應樂土起飛；

但皎潔的銀光不從東方升起，

錦繡的河山狼藉於兔穴狐棲。

莽七的神州充滿的儘是陰霾，

躺在路旁的還不是餓殍流離？

昔年熱血的奔騰高高飛濺凌雲，

贏得的，只是黃花崗上的豐碑！

當年硬起心腸的別子離妻，  
不管殷花四濺的血肉橫飛，  
天馬行空地狂飈怒駕，  
指望吹折那怪樣的龍旗。

雖然，壯志未酬，雄師未濟，

已粉骨碎身地事與願違，

但未滿週年的嘆息歔歔，

武漢的成功已把雄心承繼。

迷霧的幽魂終給英風吹斃，  
忠烈的殘尸不再身首分離，



在衰草斜陽，遍地殘黃的道路上，  
建築起巍峨的墓道豐碑。

雖也有絡繹的同胞前來祀祭，  
但整個的收獲痛心僅此而已！  
依舊的鬩牆爭殺，攘權奪利，

寂寂的河山仍蒙着烟雨昏迷！

忠魂們痛飲黃花，猶未沉醉，  
能不傷心於這神州的功成暴毀！

忽聽得韻關的戰馬長嘶，  
華胄底英靈猶未從此消糜！

後進的兒郎重把光榮肩起，

保留着撞開鐵壁騰空的豪氣，

遍地的同胞都箠食壺漿，

不半載已奠定了革命的根基。

但不久就窺破熱情的受欺，

路旁的餓殍依舊流離，

外侮的昇華有增無已，

借熱的殘灰重新扯起龍旗！

在水陸道場的紅蓮的焰裏，

永不能消滅烈士飲泣的悲悽，

長期抵抗具文白紙的紛飛，

更何能拭掉忠魂淚恨的迷離！

## 若問

若問

爲什麼送你

這四季中

最嬌柔的帝女？

若問

爲什麼送你

這露珠兒

盈盈的蓮馨花？

那末，我將

悄語，在你耳旁。

甜蜜蜜的愛裏有着

淚珠兒如麻。

若問

爲什麼這花兒

會如此萎黃

憔悴堪憐？

若問

爲什麼這花枝

會恁地脆弱

欲斷還連？

那末，我將

回言這些

都象徵着有情人的

枯寂的心田。

誠然

誠然，我底愛人

——Rebert Herrick——

這些事情 都彈動了

祕密的心琴。被

沉遠的心聆聽。

誠然，我底愛人。

沒有一些分離

遼闊的海與

崇高的天，沙和

紛披的海草，

沒有一些分離。

海與長天連成一起，

展開了宛如一片藩籬。

海中黑色細長的

漁船，像蠅。

幾乎是滯着不移，  
像不久就會溺斃。

彷彿就是如此

當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那般日子，  
一切都是如此。可是

我們的世界呀，何處棲遲？

如今，我們還能那樣麼？

縱使，宇宙的一切

全都毀滅，光只賸了

我你——不會罷！

如今，我們還能那樣麼？

## 蟋蟀之歌

是呵 大哉宇宙！原是

包羅萬象，無奇不有。

但我既生在具間，

自得努力奮鬥！



雖然不是靈鷲，梅花鳩，

但我也還有嘹亮的歌喉。

勝利與否那且不管，

且用持久的精神繼續奮鬥。

難道，除了夜鶯

便沒有唱好歌的鳥？

除了薔薇

就沒有放奇葩的花？

當午夜的火星在太空中

閃爍的時候，那微弱渺小

星星的光芒都待酒淚

除了雪便沒有別的純潔。

當然，宇宙原也是非常

廣漠 需要我們

共同奏着，那鏗鏘和諧的

交響曲的音樂。

莫要遲疑，別管一切！

宇宙已在叫我們努力。

雖然不是梅花鳩，也不是靈鷲。

也不妨引吭高歌心頭的鬱積。

## 消逝的戀

我仍在奏着過去甜蜜的惡歌

當我們的戀

未曾付與東流的江河，

他是如何的熟悉，這歌。

但他，却不稍肯

將他堅定的步履佇足。

向那樓梯

邁步地跨過。

重譜我那戀歌，

暮然地，聽着

他底履聲

將走近時遲疑的躑躅。

好像就會佇足，

然而，他依然

走他底路，并且關了

那遠離的門戶。

當如此黯然神傷的心境，

我等候着

旁的夜晚，旁的早晨。

兀自懷疑，當我坐着！

兀自心驚。

天爲什麼

生……我如此

薄命的女人！

——Thomas Hardy——

## 寄月

蒼白胡爲者，

無心雲海浮？

羣星不同調，

何物足疑眸？

——P. B. Shelley——

## 驪 歌

誰說別離是苦酒一杯，

誰說苦酒是別離的滋味，

我們都正在青春有爲，

嘆什麼別離是苦酒一杯！

我們國際上的地位，

我們本國內的慘悲，

現在一切的一切。

那樣不須我們奮發有爲！

我們無須兒女似的互慰，  
我們無須兒女似的傷悲，

我們只知爲了中華的前途，  
去建奇功，憑着精神的大無畏！

我們現在是失去了自由，

我們的自由只有自求，

我們要如不羈的征騎，

從此後還須敵愾同仇！

我們要誓志不移，

我們要不達目的誓不息，

我們要有這樣的精神，  
能永與日月並明！

別離！別離！何復悽悽，

我們只須跨上了征騎！

拔出長虹，一瀉萬里，

拔出長虹，斬盡了當途的荆棘！

## 柳溪行

蔚藍的天，

籠着淒迷的柳煙，

淒迷的柳煙，



隨着小溪兒灣灣！

那一溪春水呵，

無風呵，也自漪漣，

無風呵，也自起漪漣！

蔚藍的天，

籠着淒迷的柳絮，

淒迷的柳絮，

隨着風兒飛飛！

她，飛向天，

天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天呵！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 別了西湖

迷茫的來了，

迷茫的去了，

人生的舞台上，

原也，只有來了去了，

你，不用悲傷，

我，無庸淒涼，

別離的滋味已伏在初來的道上，

這就是循環的人生之網。

## 採棉歌

採棉婦，

採棉婦，

爲誰辛？

爲誰苦？

日採棉，

三五籃，

冬日不見衣內棉，

北風吹起夾衣寒，

日飲粥糜過殘年！

## 紫花曲

我默默地默默地，  
躑躅在紫藤花下，

我輕輕地，輕輕地，  
漫踏着落花，

花，一瓣，一瓣，

無聲的落下，

一片，一片，

打中了我的心花，

打中了我的心花呵，

無紋的湖呀，

濺起了浪花！

我幽幽地，幽幽地，  
躑躅在紫藤花下，

我冷冷地，冷冷地，  
爛嚼着落花，

花，一瓣，一瓣，

無聲的落下，

一片，一片，

打中了我的心花，

打中了我的心花呵！

鮮紅的血呀！

點點滴下！

## 血潮

韓友安君，殉國難，於屍衣中搜出此曲；已血跡模糊。字跡難識矣。余揣其意而補成之，亦以念亡友也。惟韓亡而民氣未亡，我則國未亡而氣先亡，國人乎，國人乎，讀此曲尚不思奮起乎，是爲引。

壯志不得酬，

英氣幾曾休，

落拓異國幾經秋，

只伴了婦人和醕酒。

熱淚溢滿了眼週，

沸血湧上了心頭，

故國的河山呀，——

依然是不堪回首！

誰不說：「抽刀斷水水更流！」

誰不說：「舉杯消愁愁更愁！」

丟了你婦人和醕酒。

更惹得我——勾起了舊的恨，新的愁！

(II)

蒼蒼的故鄉，——

雄渾，威嚴，依然舊；

只剩了，

亂石成堆，野草叢茂；

只剩了，

斷柱高聳，荒籐黃土；

英雄淚，流不流？

化裝變服誓復仇，

與倭奴誓不休，

三年後，

且看勝敗歸誰手？

你，你，你，喪心的韓奸叛徒，

覬顏侍異族，

忘却了，數千的同胞與人爲奴，

忘却了，子子孫孫的永不得抬頭，

報密，報密，與倭奴，

捕了我，下牢獄，

死生於我復何有，

只痛那廿年心血一網休！



誓志犧牲志已久，  
壯士那還怕斷頭，  
斷頭，斷頭，  
誓不作，亡國奴！

## (III)

困守獄中待授首，  
早知此生休，  
只盼那——  
同志未死，繼續奮鬥，  
三年後，  
依然還我河山，復我故土！

半月來——

月也沒有，星也沒有。

是不是！

悲壯士，志未酬，身先休？

是不是？

怕露面，對我這將死的囚徒！

血染斷頭樓，

酒澆志士愁，

不復故國誓不休，

併將了——

熱血頭顱，與旨酒，

換取了祖國的光輝與自由！

## 哭與笑

人生用不着哭與笑，

人生也用不着鎗與刀，

我們只有無言的沈默呵！

沈默到老！

## 電車上

姑娘當我看見你上車的時候，

我本預備讓位兒給你暫休，

但是，但是，

當我看見你後面有人的時候

我又，我又，

又坐下去，

掉轉了頭！

## 快樂爲什麼這樣少呢

千萬，萬千的淚珠，

堆不成一顆淚珠般大小的歡娛，

即使堆成了呵，

又頃刻散爲煙霧！

即使不散爲煙霧，

又誰知要賠上幾千萬的淚珠！

即使賺上了幾千萬的淚珠，

又誰知它不散爲煙霧？

千萬萬千的淚珠，

堆不成一顆淚珠般大小的歡悵，

即使堆成了呵，

又頃刻散爲煙霧！

即使不散爲煙霧，

又誰知要賠上幾千萬的淚珠？

即使賠上了幾千萬的淚珠，

又誰知它不散爲煙霧！

快樂呵！

是淚珠積成了你呢？

還是你化成了淚珠？

還是你就是淚珠？

## 青春的水葬

霧霧地春雨濛迷，

青春的悲哀淒麗！

人生途上的倦鳥，

掩了翅兒嚶泣！

欺弄和被欺弄呵！

如此將青春靡泥！

濛濛，濛濛，春雨在淡灰色的空中飄颺，

泥濘，泥濘，泥濘的道上；溜過，溜過，溜過個素衣的姑娘！

乳色的手指拎着個銀灰色的囊，

裏面滿裝着青春的感傷！

青春的羽尾已拂到她的乳尖上，

她將毫無珍惜的送走這青春之囊！

春雨似淚珠般的，從她的睫毛掛到雙頰，

雙頰已非昔日的緋芳！

春雨似津涎似的，吻着她的薄脣，

薄脣已非昔日的熱狂！

春雨似清泉般的，浴着她的青春，

將洗盡她青春的罪惡和感傷！

她飄飄地蹲在一塊青石礮上，

溪水被春雨釘得萬點明光；

她俯下腰肢，凝視着這青春的坟墓，

將青春之囊，輕輕地，輕輕地水葬！

溪水濺起了淺淺地浪花，

她玄色的髮在斜風中飄颻！

## 祭亡弟

毀滅吧，這黑暗的人間，天堂和地獄！

毀滅吧，這悲慘的疾病，貧困和煩憂！



人生才苗出的新芽呵！  
爲什麼就被你們殘戮？

好吧，我們併呀，

憑你紫黑的刀當作人們的命運之神，  
憑你殷綠的爪當作人們勾魂的幽靈；  
但是我們的新生將如剷不盡的青草，  
我們的血呀，將如湧不盡的紅泉飛迸！

看呀，勝利究竟是誰的啦？

看呀，新的芽，新的芽會不會剷盡！

看呀，新的血，新的血會不會飛迸！

看呀，新的生，新的生會不會長成！  
看呀，黑的刀，黑的刀會不會砍平！  
看呀，綠的爪，綠的爪會不會鎔清！

毀滅吧，這黑暗的人間，天堂和地獄！  
毀滅吧，這悲慘的疾病，貧困和煩憂！

所羅門的金殿燒紅了！

蘇龍的法典出煙了！

撒旦的屍體傾了！

天堂倒地獄沈！

只有——新生！——新生！

## 惜別離

不過是四日的相聚，  
又勾起生離的苦味，  
朋友，你何別苦苦的堅留，  
反使我感傷與歉仄交流，  
我辜負你的深誼，  
我真對不起你！  
我堅決的走了，  
只爲了多一日相聚，  
反增一分離緒。  
還不如就此歸去，

斷了這愁絲，

斷了這離緒！

## 搖帽

雖只望得見灰色的帽沿

在月台上搖揚，

可是離別的面容我已知道了！

雖然我自己的手搖着帽子，

可是我週身的血，

被離愁浸透了！

車呵，你載我來時是歡欣，  
你載我去時是淚痕。

## 翻黃了口角的笑

雪明的玉蘭涵着未吐的小苞，

素香的豔唇嬌閉着輕輕暗咬，

似處子般的羞答答的，

不言，不語，不笑，幽香自口角沁出了絲毛！

紅輪翻出了山腰，

遊子勾起了春潮，

玉蘭擦起了他的春心，

粗蠢的手將她偷折了。

輕輕地握着，

翼翼地怕她滑落，

她却幾次吻着黃沙，

幾次被手指捲翻了薄膜。

濃碧的湖水照着他快樂的笑，

粉紅的桃花映出她婉啼的嬌。

不禁風流年華的玉蘭小苞，

翻黃了口角露出苦澁的笑！

寄重遇湖畔的姑娘

秋陽洒滿柏油路，  
去秋，  
翔般驕頭，  
有你看競走，  
我眼前閃出朵俏麗的花，  
帶電的週身偷向你眼斜！

競走像火星似的流隕了，

黑蓬的褲管搖曳着一線白條，

你漫踏着嬌撓的舞步，

走至我面前，忽的，回頭，千嬌百媚的一笑。

魂定目明的週遭，

你俏麗的香影已飄失在鐵柵邊了！

從此後我曾爲這笑靨幾夜無眠，  
我曾在秋的黄昏徘徊在這門前，  
可是俏豔的臉失去了，  
永遠消失在這門邊！

誰知在這春雨的湖畔，  
又逢着我那消失了的俏臉！  
誰知在這雨後的春湖，  
又消失了我的笑靨！

湖畔綠柳的路邊，  
藏着一頂花圓的小傘，



春珠頻頻在傘上滴韻，

絳紅衫下脚尖在沙粒上移旋！

似情話又似閒談的姑娘少年，

我愛蹣的眼波爬上她的臉！

驚喜的光投出她和我的眼，

呵！那就是她呵！我那消失了的笑靨！

笑吟吟的眼波，

輕鬆鬆的眉語，

在這雨迷柳綠的湖畔，

再遇，三遇，只是兩情脈脈無言！

是北風引不起波的古潭，  
是春風吹不出紋的靜湖，  
是陽光誘不綠了的槁木，  
是仙泉浸不活了的白骨！  
怎禁得這情眼的矚，  
怎敵得這笑靨的逗！  
可是你和我名字，  
兩兩不知！

雨止後的春午，

我挨進了博物館的鐵柵，  
順了木標的指示，

迴旋在白玉，綠銅，藍磁間，  
迴旋在青魚，碧鳥，黃獸間，  
絳紅的衫影，飄起了半角，  
黑絨的坎肩，半遮了笑臉，  
只那俏麗惱人的脰肢，  
已使我知道前面是誰的笑靨！  
急急地走到你面前，  
澹澹地並着你慢着，  
你口角涵笑眉傳語，  
我心悸口囁意難言，  
我含着摯熱地絕望地眼波  
低送你絳紅的衫角消失在那礮邊：

呵！從此後，我又消失了那：

明麗的眼，希臘的鼻，俊俏的臉，

和那淺綠的笑靨！

呵！從此後，我又消失了那：

小圓的傘，明黑的衣，絳紅的衫，

和那輕軟的腰肩！

我心上迷滿了春濛，

我心潮不平如錢塘的夜濤，

我欲再徘徊在湖畔等你，

可是俏麗的影子向那兒去找？

你已消失在礮邊，

你已消失在湖畔，

你那知我惆悵的心影，

隨了春雨，隨了桃煙，

也消失在礮邊！

也消失在湖畔！

## 流浪的肉影

流浪的肉影呀，

披着明綠的綃，

涵着藏淚的笑，

你從千萬枝眼箭裏，

尋取那麵包的殘屑！

流浪的肉影呀，

讓千萬枝眼奸淫你潔白的肉，

藍睛，金髮在異國的舞台上賣扮風流，

你用痛苦兌換白亮亮的銀圓，

他們用銀圓買了你的痛苦當作消遣！

## 電 蛇

電蛇閃蠕在夜波上，

歸槳玻玻打向岸旁，

電蛇條的，條的驚散了，

東穿，西躲，錯雜成段段的光。

## 古寺和街心

寂靜，喧騰，

黑暗，光明，

一座千年孤山的古寺，

一片人潮喧嘩的街心，

那其中都有青春，

一個隱埋了，

一個正前進！

## 月映碎銀的屋頂

瘦影由斜樓倒下，

月光輪廓了夜畫，  
屋頂玻璃的色韻，  
似雨夜閃電屋瓦，  
像碎銀映日燦花。

嫵媚慈靜的春月，  
吻着斜瘦的樓影，  
她那溫美的心情，  
似母親憐愛兒孫，  
像情人抱吻歸魂！

夜悄悄雜碎



(一)

傷心驚春雨，  
夜短夢來遲。

(二)

哇鼓頻追夢，  
雨息燈影止。

(三)

街燈映墜壁，  
黃光簿如紙。

(四)

心雨牛毛下，  
人靜有誰知？

## 她住在人煙沒有的地方

她住在人煙沒有的地方，

就在這丹芙溪旁；

這裏有一個無人讚美的姑娘，

和極少的人去愛賞。

一株紫羅蘭生在苔蘚的石旁

會半遮了眼的視望！

——明瑩如顆星，也僅只一度，

閃耀於天上。

她無名的活着，和很少的人知道

一直就到那哀樂止了；

可是，她已入伊之墓裏，唉！

和我是多麼的懸異！

## 古橋

這滿面風霜的古橋，

他拱着背兒，

讓我們踏過。

他呻吟着，哭泣着，

但是我們未曾聽着。

憂傷籠在他臉上，

—— W. Wordsworth ——

爲了這重載與困忙，

爲了人們的來往。

這樹呀，落下它的葉兒到水裏，

這天呀，向他們點頭示意。

葉兒流下去好似許多小小的扁舟一片，

在這碧藍的面上，

那就是蒼天。

它不是常常憂傷，

它微笑的望着這小舟流亡，

而一些小孩子，

正遊戲於河岸之上。

## 安娜白李

那是許多呀許多年前，

在一個近海的王國裏，

那裏呵，住了個少女，她是誰都知道的，

芳名叫着安娜白李；

但是這少女之生呀，不爲別的，

只爲了愛我和受我愛惜。

我是個孩子，她也是個孩子，

在這近海的王國裏；

但是我們的相愛是逾於常愛呀，

我和我的安娜白李，

這愛呵，使那生翼的天使

也對她和我生嫉。

並且這就是遠因呵，

在這近海的王國裏，

一陣寒風吹出了雲外，凍壞了

我底美麗的安娜白李，

所以她華貴的親戚來了，

並且從我這裏帶走了她，

把她關在墳墓裏，

在這近海的王國裏。

這天使，在天堂還不夠快意，

還對她和我生嫉，

是呵，那就是原因呀（誰都知道的）

在這近海的王國裏，

那淒風破雲而來的夜裏，

凍壞了，慘斃了我底安娜白李。

但是我們的愛是逾於這樣的愛呀，

像那些年紀大於我們的，

像那些聰慧勝似我們的，

並且無論是天上的天使，

無論是海底的惡魔，

永不能將我的靈魂從這靈魂中分開，

那就是安娜白李的。

月亮失去了光輝，却使我不能不為

美麗的安娜白李而夢迴，

星星雖再不高懸，可是我却覺得這是

美麗的安娜白李的明瑩慧眼。

並且呵，整夜裏，我臥在

我底親愛的，我底親愛的，我的生命，和我的情人之旁，

在這近在海邊的墳裏，

在她依在海邊的墓裏。



## 山之聲

一個騎士踱過山谷，  
慢慢地憂愁地踱過，

「呵，現在還是投到我女人的懷抱，  
或者，投入那黑暗的坟墓？」

這回音答道：

「投入黑暗的坟墓！」

這騎士再走了一程，又用力地

從他沈重的胸中發出一聲嘆息，

「若是我馬上投入了坟墓

那很好呵，到了墓裏就是休憩！

從山頂發出一種聲音，

答道：「到了墓裏就是休憩！」

從騎士的眼流到他的兩頰

一粒憂愁的淚珠下滴；

「若是到墓裏是我的休憩，

到墓中休息是很好的。」

這聲音撞得好似喪鐘：

「到坟墓裏是很好的！」

當我們倆分離了

當我們倆分離了，  
在靜寂中和眼淚裏，  
心兒半碎了，  
好幾年的分離，  
你變得頰兒灰冷，  
而更冷的呵是你的吻，  
真的那時已預示了  
如今的悲寂！

那清晨的露珠  
冷冰冰地滴在我額上；  
那竟好似個預兆

一切就是現在所遇的了。

你的誓言全毀了，

而你的名譽狼藉：

我聽見你的名字被談論着

並且分担了它的羞噫。

許多人在我面前提起了你的名字，

像葬鐘一聲刺入我耳裏；

使我禁不住一陣戰慄——

爲什麼你使我這般愛你？

他們不知我識你

我却十分的深知你：

長久久地，長久久地我總覺得可憐你  
也會虔誠的告誡過你。

我們在祕密中相遇：

在靜寂裏我爲此憂戚

誓言在你的心中可以忘記，

你自己的靈魂可欺。

若是我能重遇你

當許多許多年後，

我將如何來歡迎你——

只有帶着那沈默和淚涕。

## 給一個迷路的孩子

這凄淇的渺小的哭聲，

又怎樣會跑入我半夜的夢境；

這凄淇的渺小的哭聲，

又怎會爬入了我矇矓的耳鈴；

這凄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午夜的西風，又緊張在冰冷的湖濱，

常綠樹也哭泣得似噤非噤，

被自然的妖魔催眠了的冰的穗英，

成了鳳尾草的寒冰；成了時代的齒輪。

這凄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嚶嚶囚住了我矇矓的耳鈴，

我臆想到這是寒鬼的悲鳴。

早已睡了的腥臭的人們，

又怎知這是小小兒童的心琴？

這凄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我是個自幼飄泊的病人，

又是如此濯清；又是如此的年齡。

當這寒夜的月光滯凝，

只有你這渺小的嚶嚶接受我深深的同情。

這淒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我知道你是迷路的小小人，

在這淡淡的孤燈呼求母親，

小小的人們，你的呼聲可有多大的播音，

能敲動了家中母親的靈魂？

這淒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也許你那失了孩子的母親，

也許慌亂的倚着家門，

我必信世上的母愛，不會被這暴風吹傾，

我必信她也散亂了頭髮在大聲嗚咽。

這淒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我必信你這母子的共鳴，

我必信由這寒風中上升上升……

也必在寒風的頭上相擁撫吻，

呀孩子，你何不隨了你的呼聲，回到家門？

這凄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這黃灰的孤燈，不能熱了你的心琴，

更何堪你這淚後的小小的眼睛。

這大滴的熱淚，已經成爲冷冰，

就默自導着淚音，進你懷抱的母親！

這凄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人生的道路，本不如此廣闊坦平。

把熱淚的寒冰，情灌滿了弱小的心靈，

勇往邁進，向人生的征程邁進，

這就是你的家門，就是你的母親。

這淒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人生只有邁進，更沒有一刻留停。

情別再哭訴。當這黃灰的孤燈，

小小的人呀，這是你初次的歷程，

世界原是個深坑，我們用熱淚來把他填平。

這淒淇的渺小的哭聲，

呀停停，呀停停！

## 中秋

灰白的孝幕，在天空低壓，  
明月的清淚涵湧，  
有誰知今天的月色奇佳，  
哦，淚聲敲着丹楓。

獨有今年的中秋，  
會見這黃花飄飄；  
清風又吹得如此幽幽，  
人們都變了俄孛。

當這冷慄的氣息搖擺，

從不知何處送來的歌曲，

更和着嬌小的檀板輕拍，

東南的歌女猶未停了淫聲浪語。

今年的中秋正當九月十五，

不堪回首的十八更有三天！

良辰美景更有何心歡娛，

明月更磨刀似的嗚咽。

天上是白色的孝幕；

地下是歡笑的歌喉；

中秋的明月，只獨自啜哭，

南國樂怎消了亡省的悲愁。

## 且慢慢的

且慢慢的低訴着別後的思量，

倩拾起了這春的痕，春的殘英，

三年，三年前，三年之前未生愁，

三年，三年後，三年之後愁更愁！

且慢慢的互祝着別後的無恙，

倩拾起了這秋的魂，秋的嗚咽；

三年三年前，三年之前未生愁，

三年三年後三年之後愁更愁

## 塔

臥在地下平平，  
那蛇也似的塔影。  
沒人到此蹈踏，  
斑駁的地上平靜。

## 給 懿

夢也似的去了，  
終又夢也似的回來，  
雖導着有普陀佛香的繚繞，

豈敢把相思的紅豆，  
稍稍栽培稍稍栽培！

## 月

這灰白的月弦在望，  
擁在自然花魂的中央，  
且在這昏朦的迷離中，  
讓這淡月兒靜靜的溜下遠處的小崗。

## 汐

縱聲高歌高歌高歌……  
擁在這歌的懷中越過，



越過這叢林，山頂沙茵。

山路是長呀，時間更可曾停停？

停止了高歌，才知止於海濱，

羣山之間在羊腸的道路前進，  
引到了自然的懷抱，大自然的心，  
刷洗吧這混濁的心靈呀心靈！

殘月從迷濛的環境中清醒，

這放蕩的懷春者呀輕輕在吻。

更點動着嬌小的脚步，

又是如何的盪惑。

倦敲了寂寞的漏鼓三更，

帶着洪鐘的呼聲，這新閃的燦星。

衝上了沙茵又退得如此和平，

這燦星再餘下些幅射線的波影。

## 永生門

那一邊的石牌樓門孤立，

刺着處子心胸似的雲翳。

要沒有一片死的大地，

我正當爲永生門了呀你！

## 春痕

又來了這濃雲的沙聲；

又來了這寒琴的靈魂，

自有弦外的知音吧，這濃雲，寒琴。

但這黃色的怎樣呀春痕？

當這青空碧綠的霧圍，

夜鶯正歌得清脆，

鎖住了這光明的路徑，

呀光明正牽滿了地錦。

美人蕉是穿着新嫩的杏衫，

旁着這依隱的蕉影蹣跚，

可怎知完了這春的紅顏，

還有這寂寞的人來藏去一捻。

如今不過是瞬的剎那，

銀色的長廊只棲着鴿鴉；

那美人蕉杏黃的舞地的氣息，

這些呀，荆棘地衣，此外更滿了蒺藜。

佇立着徘徊着的廢址，可知

這就是青空碧綠的當日，

當夜風從破謝的窗櫺進去，

空墟中傳來了零星的幾聲鬼語。

誰知當年的一葉春痕，

作爲今日回憶的舟人，

夜鶯的餘韻猶在耳底依舊，

這春痕可已成爲過去的象徽。

又來了這濃雲的沙聲；

又來了這寒琴的靈魂；

自有他弦外的知音吧，這寒琴，濃雲

只有這回憶的舟人呀春痕！

## 夜 眺

夜是佇立在太空迷離，

這神祕的外衣，

跳動着的火星，又是這樣依依！

次殖民地的吶喊

如今已是明亮，已是明亮。

另一個光明的日球，浴在海上，

朋友，請你把睡眠寬鬆，

要不把長髮滲在海的懷憶。

這死灰的海呀，原是日球的源流，

並不怎樣幽幽，並不是怎樣的苦酒，  
把睡眠長髮，慢慢的綿延吹噓。

管使這可怕的黑色漩渦縷縷……

別怕你正是衰弱老年；

別怕你又縛着銹鏹綿連；

別怕你是懸在崖岩凌空；

別怕你的四圍，又有餓鷹的進攻。

誰能料這海浪沒一日怒嘯，

他高漲，他直上，毀了一切，毀了銹鏹。

那時你自決自求，用和平積極的奮鬥，

這死灰的海呀，原是日球的源流！

且珍重着，且忍耐着，時機的衝來！

我們彌壯，把所有的桎梏破壞，

另一個光明的日球浴在海上，

如今已是明亮已是明亮。

## 韓之歌

東方的燦星可已經成了殞石，

沒有第二個這樣燦爛的明星。

東方的燦星可已經成了殞石，

死屍的國家再沒有光明的留停。



世界的路，又是這樣僵僵坎坎，

世界的道上，本只有陷虎的深坑；

他們是常伸長了腥臭的爪牙，

爲甚？爲甚？這都由我們爲他造成！

不怕我們，三人連袂不能行。

又何懼八家之衆合一刃，

我們有熱血鐵心，你可要細認，

這同胞的血腥；這獸嘯的歌聲。

縱然想高歌引頸，但怎麼會有神情？

我們沈聽，可別作永遠屈伏的默靜，

那不是正狂歌着凱旋的餘音，

三韓的男兒們，何忍何忍於爾心！於爾心！

且慢說鴨綠江上的浮雲；

已帶着春神跚跚的到臨，

勢利的春神，他更何厚於吾民？

會賜些微福分，你聽周圍的虎嘯狼吟！

三韓的人民，且慢這樣的醉薰薰……

現在高寢可已是不能又不能，

我們應當拔下了我們的頭領，

使他飛奔，飛奔尋復我們久失的大韓魂！

別怕那神畏十足的虎狼，

他們原不是鐵石的化身。

用我們的頭領，盛滿了紅的瓊瑤。

從此進前，進回，復我久失的韓魂！

東方的燦星可已經成了殞石，

沒有第二個這樣燦爛的明星。

東方的燦星可已經成了殞石，

我們再回復以前的光明呀光明。

## 夜的湖上

黃昏是連鎖了重峯的彤雲，

湖也又這樣的平靜寂沈，

情駛着這心的小艇呀前進，

槳聲又打碎了平靜的湖鏡！

我宛如乘了蚱蜢，

他的背是如此光明。

開展了雙翅將上升發奮，

但黃昏是緊縛了重峯的彤雲！

黃昏粘住了彤雲，彤雲粘住了蚱蜢；

蚱蜢粘住了弄影的心；弄影的心粘住了湖的寂沈；

情把愁和在歌裏，讓我們來相和相聽……

哦，心琴呀，蚱蜢哦，天庭呀，彤雲。

但這許多愁的歌，歌的愁的交響。

我們情相和相聽，送這蚱蜢直上。

## 給豆娘

這寂沈的湖濱，

我每見你烏絨的衣裙。

展開了湖上初醒的靈魂，

被你這閃爍的羽翼的光明，

但永也不醒的人的生命，

呀豆娘，你又爲何使他在靈汐之神前，

靈汐之神前長眠。

## 我

我說有了蛺蝶的翅膀，

我將立刻翱翔立刻歌唱，

越過了重山，我更翱翔翱翔……

沈入了大海，我再歌唱歌唱……

## 黃昏的流人

寒風中的潮聲是如此惡濁；

市街上的沙鳥又是如此繁多。

天是漸漸暈黑，湖是更將朦昧。

懸垂的電線，更不見鳥兒們的坐位。

但這濛濛的異鄉，濛濛的客土；

將向何處歸夜，這蜿蜒的長路。

高大的官門送出一片叮噓的梵唄，

酬着簷前兒女的叫賣，菩薩是夢入三昧。

孩子是被湖的寒風捲去，這窮人的命脉！

拆散了父母兒愛，生命呀代價是大洋七塊！

呀！哀，哀，哀莫哀於這生生的離別，

這又何如委身於惡濁的湖心一任泯滅？

從此的前程更不知是東是西，

孩子呀，這只怨你穿錯了胎衣！

目前你是幸福，你有了歸宿的巢家，  
當微雨，父母就宿在這菩薩的簷下。

市街的人們只有惡濁的胸懷，

這叮叮的七聲呀摔散了慈愛的命脉。

寒風中的湖聲是如此惡濁；

市街上的沙鳥又是如此繁多。

## 青燈引



誰堪這紅綾的龕煙；

誰堪這霧圍的空清；

誰堪這死灰的蒲團；

誰堪這寂沈的觀音；

這夢一般的浮雲，夢一般的浮雲。

脫逃了這悲鳴的青春，

但這死灰色的木魚的嗚咽，

幽禁了我整個的心靈。

我現在已經木化，已經木化，

拖着沈重的念珠的鐐銜。

我跪在刺釘的蒲團草把，

用熱淚向這死去了的觀音祈禱。

我本有蓬鬆的雲髮的幽香；

我本有我幽默無愁的人生；

當這凝滯的霧圍，占有了殿的中央，

失去了我的歌聲，失去了我的愛人！

II

銀杏蔭裏鬼的牙板輕拍，

零星的紅燈，又在牆角弄影。

這慘淡的月光，當庭中斜照，

這枯蘖的蒲團冰冷。

且閉目合掌，把淚光映在心上。

用死去了的心靈眼睛祈求，

南無呀，大慈大悲的觀音南陽。

這解放的幽愁，才是慈悲的源流。

這正當黃昏，這正當美景。

密室中的情侶，正奏着旋律，

用狐步，再舞動了脈脈的胸心，

但此地的黃昏，漲遍了晶明的淚颯！

我也有火把似的热情；

我更是年青，我正當花信。

慈悲的觀音能送我早出空門，

重脩裝金我必有偌大的願心！

III

南無呀，慈悲的南陽觀音——

南無呀，救苦的南陽觀音，

這鬼的歌聲，又方凝滯未停，

詩間是暗自溜過了三更。

明骨的窗櫺蹀躞着孤影，

沒有胡笙，也沒有月琴，

戰抖的手，震動了木魚，銅磬。

時間是敲着我的頭頂。

我且把一切的愁思使他休止，

休止在閃爍着的太陰。

慘淡的明月，正讀着她愛人的歌詩，

這跳躍的明星，也是如此的惱人。

我再用穗了的淚花禱告，

伏在南陽觀音淨瓶的座前。

和着我的愁思，用淨水燃燒，

暖了我的蒲團，暖了我心的漪漣。

Ⅲ

我的遊魂，邁進了夢的天國。

黃鶯的歌聲，帶來了溫和的新春。

蓬鬆的髮香，燃起了生命之火，

幽情撥動了我紊亂的心琴。

這空間是漩渦着金鱗的波長，

由此沁醉了人的心，人的靈魂，

小天使正揚着雙翅，在四圍翱翔，

使我和他的心靈嘴唇永生。

呀我將感謝多情的觀音，

小天使是她的化身。

她帶來了聖誕的禮品，

這禮品是我身旁的愛人。

我更感謝這慈悲的觀音，

她用淨水超度這小小的心靈，

這小小的心靈永生永生……

哦，枯草的蒲團是棲滿了新鴛！

這可惡的金雞呀，可惡的金雞。

啼醒了這死去了的憧憬，

漩渦着的金光已是藏匿，

棲滿了新鶯的蒲團又成爲冰冷，

念珠的鎖鏈，更銹緊了幽情的胸頰。

逃犯似的沈悶，逃犯似的幽禁，

這新春的蒲團，只有凋謝的淚花，

簷前叮嚀的鐵馬，又如此的撩人勿引。

南無呀慈悲的南陽觀音，

你是普渡衆生苦海中的航程，



又爲何獨留這空門中多情的心靈  
常侶着可怕的凶覺的壁上殘影？

誰堪這經綫的龜煙；

誰堪這霧圍的空清；

誰堪這死灰的蒲團；

誰堪這寂沈的觀音。

## 賣大餅的哀歌

西北風是冷呀寒氣又緊，

路上的霜鱗，正抖戰不停，

這蜿蜒的長路，我獨自前進，

這大餅的呼聲，出口是立刻成冰。

穿過了長路，穿進了小巷，

肚子又餓得使人發慌，

人們你們又該在美夢的牀上，

但冰是凍住了籃筐，凍住了聲嚮！

我漩渦在寒風的浪裏，

這破損的衣裳，又是如此單稀。

從破隙間，風是永遠的藏在心底；

但代價可只有一朝的灰米！

這餅是猶溫，但人說是冰冷，

藏在他越冬的繭子罵詈着騙人。

你不見我的手指，是如此紅腫，

只知有冷餅更有誰知我冰了的冷心。

問去再從這茫茫的路途，

遇了主人又說我是如此無能，

冬的早晨只有寒冰霜鱗，

呀主人，我的心，又沒有滿籃冷餅的微溫！

## 憶故鄉

當我激動了口琴裏的『Home, Sweet home』時，

我就憶起那無錫，沙鳥起伏的迷離。

雖然南北東西，都有我流連的孤魂的躡趾，

但我記，記起無錫，另一個無錫的天地，

也當這忽冷忽熱，忽熱忽冷的天氣。

復活的牡菊，正開遍在青蒼的雲翳。

當黃昏更深，人們的甜夢方殷，

更有誰知這倦後的巡禮的銀鳥的棲停？

我本當歸去乘這甜睡的小艇。

但是許多愁呀，又將如何載趁。

雖然南北東西，都有我流連的孤魂的躡趾，

但我記，記起無錫，另一個無錫的天地，

我只有在夢的睡遊的睡遊中，

朝向太湖溫柔的流波衝衝！

## 如今

如今我已經到了復活的時期，  
我將立刻揭去了我的屍衣，

雖然氛圍在發白的東方起岸。

呀這魚肚色的腥臭，又是多麼難堪。

淒淇的簷頭，又浙滴着零星的鐵馬，

木魚的嗚咽，更加雜着人世的吹打，

呀，人間的一切，怎麼都隨了我死掉。

這個農的鐵鎚，鋤刀，這自衛的飛鳥，鎗炮。

復活吧！復活吧！你們這可憐的靈魂，

哦！你不聽叮叮，時光更沒有留停！

情在這一片葬場世界的人間。

我們來把這一切的灰白呀摧殘摧殘！

我將立刻揭去了我的屍衣，

如今我已經到了復活的時期。

## 送 別

我們情慢道別後的珍重，

這別後的珍重是有難堪的沉痛。

固然爲了前途勇進的光榮，

但我們血漿的齒輪在紅暈中洶湧。

我們情慢道別後的珍重，

這旅途的鈴聲在我心底沈痛，

這危險的去國，固然有異樣的光榮，

但你別忘了仇和愛的眼波，在異樣的洶湧，

我們情慢道別後的珍重，

我們臉上的強笑，更飽和了無窮的沈痛。

固然來年我當再在此地接受你臉上的光榮，

但你情塞住耳朵吧，這啓程的虎嘯在尖銳的洶湧。

我們情慢道別後的珍重，

這別後的珍重也並不怎樣沈痛。

這別忘了，也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光榮，

這奴隸的觀念，也只有在中國人心目中洶湧！

我們情慢道別後的珍重，

我更比訣別長征的戰士更要沉痛，

你不見仇人鎗上的刺刀，正誇着戰勝的光榮，

哦別忘了，這刀上是滿遍了華族血流的洶湧。

我們且慢道別後的珍重，

我更爲中國奴隸的觀念感到沈痛，

我知道你是弱者，不能改刷這中國的光榮，

但可憐的人們，呀你們又爲甚在中國現社會中洶湧！



我們情慢道別後的珍重，

這忍痛的去國，又切別忘了祖國的沈痛。

摧殘我們的暮氣，這方是無上的光榮，  
呀！別忘了山海關又起了炮聲的洶湧。

我們情慢道別後的珍重，

這別後的珍重是有難堪的沈痛。

固然爲了前途勇進的光榮，

但我們血漿的齒輪在紅暈中洶湧！

別了吧！杭州，

別了吧，杭州別了吧，杭州！

如今我將動身，我將動身，如今。

這使我轉機。從此脫了囹圄的幽憂。

我快樂地揚帽，杭州，願你光明！

你不聽神駛的火車！已經高嘶了一聲。

你可感得有異樣的難聽？

哦不，這是快樂的火星。別了把，如今。

你不聽，車兒的輪子鱗鱗，就將開行。

人們都羨我有快樂的靈魂，

我能游泳在這平靜的湖心。

人們都羨我有和平的歌琴，

我能歌詠痛快的心靈。

有誰知這滿抱着憂鬱的歌人，

夜半三更，常坐在方橋的橋頭。

這時湖心，正藏在他黑暗的屍衣之領，

只有我這緊蹙的眉頭，憑弔這黑暗的屍首。

有誰知這滿儲感傷的胸懷，

黃昏人靜，時常是如此清醒，

壓迫得使人難堪的淚海，

怎能像睡熟的西湖如此平靜。

有誰知這是漂泊無定的人生；

有誰知，這是熱淚噴沸的靈魂；

和平的日光，從不會映照上了屋頂，

藤黃的火酒，時常壓迫得使我口噤。

我真不知爲何有這不幸的環境；

我不知爲何有這痛苦的人生；

哦，環境，人生，又爲何生我這善感的心靈？

被人稱爲快樂的心呀！是常做淚海中的鯨人！

現在火車已經駛行，

我將別了，別了這悲慘的環境！

從此，我也許可以永生，

別了吧，西湖，我將祝你光明！

現在我且別你這歇斯透利的杭州，

我更沒有一刻留戀的留停，

這使我能轉機，從此或能脫了囹圄的幽憂。

我快樂的揚帽，杭州，願你光明！

## 我回來了我的故鄉

我回來了我的故鄉，

又當這微雨迷離，

我又在這幼年常嬉的街上，

哦這街上新充滿了汗臭的氣息。

我記得在那濱的盡頭，

卦偏了滿街的燈火。

如今，是當這新年的節候，

但燈火再不見映在這濱的漩渦。

芙蓉山的芙蓉，也曾笑逐顏開，

但如今白雪的詠班，正奏着和音。

芙蓉的帽沿，遮不住白雪的壓蓋，

這燦爛而紅的花呀，怎得求其永生！

我獨自又爬上了大橋，

橋下的水，儘是這夢沈夢。

這嶙峋的大橋，我只當爲小腰。

不見了石埠，又不見零星的船曲。

我順着迤邐的山路，歸到家門，

滿粘了蛛絲，在家門的頂頭。

我記得離別的那個時分，

祝你永遠。但如今只有消瘦。

我不意我夢中的故鄉，

是如此張落得不存魂魄，

往日的莊園，又守着馨香。

爵裏的旨酒，都已經酸薄！

這日暴風侵的，只有七年的時刻，

人們都當我是新來的漂泊浪人。

鄉友，我回來了，我已經七年的漂泊流落，

我那手植的小松，你不見已經長成。

呀蛛絲是緊鎖着家門，

蒼老了這紅朱黃藤。

你不記走籠水馬，是常在侍命，



總計不過前七年呀七年的時分。

## 開心

我不知他們爲何叫你『開心？』

我可只見你旁愁幽鬱的容顏。

我不知他們爲何叫你『開心？』

我可只見你是默然低頭的無言。

我知道你心中儲蓄着吶喊，

海潮似的奔騰，海潮似的上升；

但這海浪呀，手坦，並不見有尖銳的山崖，

哦！你只有魔力的流動的眼睛。

我曾未見你快樂的容光煥發，

我只見你那緊鎖的雙眉，

零亂的頭髮灰白的面頰，

更有，更有這眼球又好像欲哭無淚。

我知道了這是他們叫你的「開心！」

我看透了感傷的幽鬱的心琴。

我不知他們為何叫你「開心？」

哦世上的人原不知有這弱小的靈魂！

## 暮年

若說殘年暮猶未屆，

紅衣老人到來揚着帽沿。

找不到你新年的樂夢，

可在這守歲燭的旁邊？

## 去到那裏

扇不緊的廟門半開，

桌上的香燭未息。

神龕蒙了層不潔的塵埃，

看廟的和尙呀，

你究竟去到那裏？

### 晨之巡

當這悠悠的晨曦中，

嬌豔的西子到臨。

茜草的輕沙蒙住了山頂葱籠；

輕步更踏着湖面清呀清。

晨風飄過他是笑得般般，

更將這憧憬攪得一清一混一混一清。

### 晚湖行

青蓮籠罩上了靜恬的湖；

紫茜更懷抱着尖峭的塔。

尖峭呀靜恬；

湖面呀斜塔。

我將綢下無奈這尖峭的塔影；

我將歌唱無奈這平靜的湖心。

更何堪傳來這清冷的古刹晚鐘，

更緩緩當這昏迷的黃昏羈絆中……

## 人們

遠處近處這一片的迷茫，

尋不見呀哦山哦水哦山道的羊腸。

人們你們尋不見了些甚，

臉色又如此灰黃？

## 月

這灰白的月弦在望，

擁在花魂的中央。

且在昏朦的迷離中，

讓這淡月兒靜靜的溜下山崗。

## 車中

車在跑，窗外的景物迷濛，

帶着惚籠，風入松。

料峭的氣息飄過，

除了人，可有誰在做夢？

## 海濱

這黃而厚而柔的沙茵，

這幽而靜靜而溫的月和雲，

普照上了不明的人們，不明人的心，

這不明人的心呀擁着這幽的美美的幽景。

靜寂了這蘆的苦笑；

靜寂了這懷娥鈴的呻吟

更死了似的那天海沙鳥。

蒙着晚汐的這羞怯的羣星太陰。

太空穿起，光明的雲衣，  
藏匿了散嬉的羣星。  
主宰者呀不知躲在那裏，  
半張着醉眼睨着波的奔騰。

天上的雲衣疊着層層；  
地下的波影正奔得起勁；  
更不知將層到何處更疊到何處？  
這七重天的天門呀近呀近！

173  
普陀道上



敲着我們的倒影，

步着薄水——

難行呀難行難行，

冰底的水在嗚咽。

當這綺麗的旂下，

舉起了驕慢的足音。

步呀步得輕輕輕輕，

切別驚醒了這好夢的幽魂。

不知從那處飄來幾聲——

幾聲三弦幽靜的尾音，

爲誰更不知爲誰鏗鏘，

又是如此動聽？

幽靜寂沈沁透了耳的鈴鼓，

耳的鈴鼓更沁透了這幽靜寂沈。

一串散珠地脚的笑音，

緊緊的縛着春冰的嗚咽。

## 宿莽

寒風在山鬼似的號哭，

散遍了荒窟更散遍了古的城窟。

唯有這婆婆的老樹，

站有旁邊又露着笑顏。

幽忽不見這塔這樹這迷雲。

斑駁的月影沒又未曾。

依隱的插成了天外長虹，

長虹長虹怎有人駕了去千里長征。

這些微的波動呀波動，

宛如那禮拜堂頂的喪鐘。

在黃昏這空虛的憧憬，

將有幾縷孤魂來哭訴凜凜。

還是鬼的歌場還是妓窰！

怎有人把牙板拍到輕輕？

零星的紅燈更少於市上的沙鳥。

時間更溜過了三更！

## 小橋

彎彎的橋樑架在小溪之上，

銀白的光洒滿了橋檔。

半輪彩虹斜掛天空，

那裏的微音在咳嗆？

## 秋

日落，黃昏，初晴。

柳暗。林裏的寒蟬斂音。

寒懷的晚風飄來，

露水沒了馬蹏。

## 賀 辭

——紀念祖橋景棣的婚禮

那不在奏着和衷的霓裳羽衣，

映在這金箭的光和熱裏。

堂前兩座守歲燭的燭橋，

新結起了輕燕似的連枝金棣！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晨，

清晨在七點，

山坡上的露珠。

靈鷲之計在於翅；

蝸牛之計在於鬚，

上帝在上天，

不曲世上之萬物。

濯 洗

在這亂石荆棘蒺藜  
之中，撩人的溪流幽幽。

嶙峋之澗中流着流如此的泉溪，  
呀！快，快脫你，你的纖足濯洗濯洗。

## 憶東坡

此間還留着這蘇堤的殘跡，  
但夾岸的桃柳都已經消瘦。

猶在湄水蜀山當這依稀的須臾，  
想這大江東去的豪客依舊。

天已經蒙上了青蓮的薄寒，

湖中客與的槳影已經藏匿

水漣的使者又是一去未還，

空讓這空氣鎖住了古鐘的雲衣。

傾倒了的雷峯已成煙墟，

傾斜着的保叔又將崩潰。

時代的輪子，只有幻滅的行旅。

秋味，堤萎，人又如此不寐。

東去的大江折回，盡從千堆雪裏？

仍將常春的紫蘆，繫着西湖的鐵錘。

西湖的錘聲凝遲地可還如昔，



但荒蕪的湖門已滿牽着污臭的敗絮。

歸來吧，你這紫裏映雪的詩魂；

歸來吧，你這瑰奇崇偉的詩人，

乘凝遲未停，這鐘錘的微音，

和我來，用詩魂拭清這污臭的湖門。

## 心心曲

### 嚼曲

天上的晨星照着我時，

多痕的心兒開了。

不見有任何的創痛，

多痕的心兒開了。

活潑的光芒，這小天使的星眼。

照着 Cupid 的金箭。

金黃的光漩渦在這屋時。

好像 Conaval 的歌喉，又如 Rialto 橋下的波流。

窗下的冬青不凋，

迎着寒風微笑。

微笑，微笑的波流映在我的心簾，

我彈起了這無譜的三弦。

## 交響曲

遊睡似的來到故鄉的無錫。

在細絲的雨<sub>中</sub>我在徘徊，

筆直的望着這模糊的小<sub>婁巷底</sub>，

雨絲打透了我希冀的心懷。

這迤邐的路上我在奔走，

幾隻烏雅在我頭頂飛過。

我的<sub>脚肢</sub>好像着了妖魔，

撞過了行人又撞過了街車。

悶氣的籠困住我的週身，

好像徘徊在蒼空的瓶中。

泥濘的路領我到漫的家門，

焦急壓迫在我胸中洶湧。

……

苦雨中的燈光突然現出了微曠。

面着人們迷上了雙眼。

斟滿的杯酒洒滿了胸懷，

門影裏現出我夢中的臉來。

爲難在震着黃鶯似的圓喉；

爲難在開展着孔雀的羽衣？

當我在半睡不醒的時候，

再給我一種使人麻痺的氣息！

抬起了頭才知道你在我對面，

盡量的你的前額在壓低。

等我看清了你常措着眼簾，

我又怕你得到了討厭的病或疾。

.....

當我蹣跚的從床上爬了起來，

朦朧的眼睛充滿了睡態。

我又是立刻感到興奮，

被你這掠過的苗條的背影。

天又滿鋪了松皮似的雲朵，

灰白得使人不能抬望。

低下了頭我聽見了小鳥在啾轉，

這苗條的背影站在中央。

迷雲窒息似的走得如此遲緩。

我默默的坐着抱着我痲麻的心，

悶人的喲，你是不故意用你的力量，

迷人的喲我的臉上鮮血在沸騰。

.....

失散了的靈魂，匍匐在青青的草地。

縛了手脚倒在你的座前，  
正不知在這黑暗的境地裏，  
我會做了你心愛的羔羊。

小溪似的髮兒緊貼在我的懷中。

幽幽的氣息只留在我的心中。

濃黑的溪水僅掠過了我頂上的野艸，

小溪呀你爲甚不潤遍了這弱小的乳羔。

黑暗中那發光的不知何處，

我也不知何事何物！

我只知跪向黑色的小溪，

吻着你可愛的袍裾。

.....

我怨，怨那時光老人搗鬼。

爲甚推快了這時令的齒輪？

從此不見了九月的玫瑰，

從此只有些料峭的孤燈。

在孤燈裏我被迷濛罩住，

隱約的現出這可愛的微笑，

就這使我多痕的心兒感痛，

但可怕的又是昏黑在波動。



在孤燈裏隨着鬼火之光抖擻。

失了生命之力，更失了一切的一切……

孤燈呀，你甚不把我立刻處死，

囚在此地永遠做我永生的屍衣？

## 尾 聲

天上的晨星照着我時，

多痕的心兒開了。

不見任何的創痛，

多痕的心兒閉了。

活潑的光芒這小天使的星眼。

照着 Cypris 的金箭，

金黃的光渦漩在這屋時，

好像 Conaval 的歌喉，又如 Rialeo 橋下的波流。

窗下的冬青不凋，

迎着寒風微笑。

微笑，微笑的波流映在我的心簾，

我停止了無譜的三弦，

## 在千步沙

當我下了這斜坡？

在這潮退後的沙灘流過。

灘上的貝甲深深的沒有沙底，

你那藕似的手呀藏在那裏？

多情的陽光，流到這邊更流到那邊。

溫和的流波蒙上了含羞的青蓮，

輕巧的徵音又在歌着戀詩情歌，

海邊的柔風吹起了漩渦，

溫柔嫵媚，籠罩了輕輕的香吻。

輕輕的香吻，才是自然的靈魂。

且靜靜的守着靜靜的崗巒，

讓這輕輕的蜜吻流到永遠，

世界的人事本不如此純潔，

這聖潔的生靈呀那會知有漂泊離別？

# 天津姑娘

## I

載着的船簸顛着前駛，

海風是凝滯了蕩漾。

那不是隻海鷗常在桅桿停佇，

你，你這碩長的天津姑娘。

當你蹲在船尾之上，

倚着並排的圓橈三五。

這橈上的小玩具漸次的進你的胸膛，

啊，姑娘，小天使在四周飛舞。

## II

這蔚藍的太空惺忪

這碧潤的流波蕩漾，

映着在閃動的那顆異星，

你，你這碩長的天津姑娘。

用着嬌妙的舞步剪拂，

鎖住了灘上的流波。

當迄迤的足音前進前進，

輕巧的微音婉戀着芳駕停停。

## III

平坦的沙灘無瑕，

溶在日光中澎湃。

金色的流蛇暗自在水底弄影，

你，你這碩長的天津姑娘。

沈醉的陽光溫柔，

站在空間羞怯得輻輳。

秀窄的面龐長起了血花，

你描條的身影呀臥下臥下。

Ⅲ

太空的暈紅接起了水波的碧流，

山峯的縹緲牽着了沙岸的身長，

林棲的鳥兒更會引頸啁啾，

你，你這碩長的天津姑娘。

舉起了嬌慢的腳步，

在海灘躊躇着沫花，

碧波住喘息他最後的一呼，  
你那豐潤的裸足猶歌着呀呀。

V

暮色蒼茫中古刹的晚鐘悠悠，

靜靜的山道在望。

新月的弧光傳來了波的奔騰，  
你，你這碩長的天津姑娘。

黑暗中尋那回廟的舊道，  
舊道又是如此遼小狹細。

慢慢的下坡，切別折斷了細腰，  
微風揚起你病後的裙裾。

VI

寺裏的晨鐘曾聽見頻頻，

可沒有今天的這樣溫軟。

初起的嬌容敷上了輕脂薄粉，

你，你這碩長的天津姑娘。

鬆鬆的垂髮依舊，

秀麗的面龐消瘦；



那鼻梁上的一點紅球，

更會使殿上的彌陀擔憂。

VII

船在這小小的埠頭拋錨，

開行的時期要待日上。

倦遊的遊子都螞蟻似的心焦，

你，你這碩長的天津姑娘。

這北國的月色，又如此撩人，

更何堪澈夜繼續的喘息悠悠……

呀，姑娘，是生病抑是青春的煩悶，

使這將枯的心靈又將如何消受？